

母亲住院记

□甘肃玉门 马俊杰

母亲左肩皮下长了个增生物,已从二十几年前最初的黄豆大小长到如今牛碗大一般规模了,且有加速激增的迹象。好不容易把她拽到县医院检查,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软体增生,大概率是脂肪瘤,直接去省里吧。母亲毫不在意地嘟囔着:“我都65岁了,还折腾啥呢!这么多年都好好的,不治还好,做了手术说不定就要命了……”

七大姑八大姨也都开始做工作了,不是给母亲,而是给我:人老了,别冒这个风险,农村人么,过了60岁就可以了,活一天是一天,还做什么手术,大夫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瘤子你还比大夫能么……

我谁也说不过,向单位领导请了公休假,给家里说单位安排省城出差,吃住行都报销,顺便带母亲转转。听着不花钱,一辈子过惯了紧日子没出过远门的母亲愿意意见世面,父亲也支持。

进了省城看见熙熙攘攘的人和川流不息的车,一字不识的母亲完全成了睁眼瞎,被我径直牵到了医院。一听要开刀,母亲急了,闹腾着要回,说死也要死家里。我叫来女同学给做工作,费尽口舌才勉强

安顿下来。

做完系列检查,手术定于两天后,我怯怯地跟到主管医生办公室,嗫嚅着往高了估:“我妈这台手术两千块钱够不够?”高个眼镜军医被我问乐了:“你以为这里是乡镇卫生院?”便自顾忙碌不再理我。我狠狠心花400多元钱买了些高档水果给医生送去,眼镜军医睨了我一眼:“你是担心我们的医术水平还是怀疑我们的道德品质?”我提着水果回到病房,母亲三下五除二就分发给了病友以及陪护亲友,病房里几个人很快被母亲发展成了生产队村邻,等我从医院餐厅打饭回来,她们已经在热烈讨论我相过八回亲的话题了。

为这台手术,医院专门成立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后主任医师带队的专家组,张博士亲自主刀。这阵仗完全超乎我的想象,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母亲何曾享受过这般待遇。

周四一早把母亲送到手术室门口,临进前她说:“要是死在手术台上,就扔到黄河里去,这样不花钱……”“那肯定不行”我说:“城管罚款呢,要死在省城可要花大钱,

你一定得活着回到家里!”

我返回病房提心吊胆地候着,前后半小时不到,手术室就通知我接病人,我心里七上八下……见到母亲,她居然清醒着,说只是肩膀上打了几针麻药就把瘤子切了。

术后第三天去取活检单,谢天谢地,良性!手术费用7000多元,镇上大病救助报销了一半,3000多元钱就治好了母亲的病!家里终于对我的一意孤行给予了事后诸葛亮的肯定。

前几日,78岁高龄的母亲血压飙升到195,她终于天旋地转走不动了,被我们“押送”到县医院,这是母亲平生第二次住院,只三天时间,医生对症下药,气色就好多了。母亲终于相信了有病还是要治,扛不住的。而她担心的费用问题,新农合报销比例超过65%,加上医改药价大降,基本花不了多少钱。想起奶奶、外婆在三十多年前相继病逝,都才六十多岁,那时候根本看不起病。

我给母亲说:“你看现在在医院条件比家里都好,国家政策也越来越好了,你一定要好好活着,争取过百岁。”母亲梗着脖子:“我又不是啥高档人,活那么大咋哩么。”

教授所言,微微地颤动不止。当时我只感觉非常有趣,仿佛回到了童年一般。我一遍又一遍地逗引试验紫薇,乐此不疲。

后来,我又把这有趣的现象传授给了我的学生。现在我经常看到紫薇树下围着一群孩子,不用说他们一定是在重复我当年的天真和好奇。尽管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庞,可能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,但我敢肯定他们一定是我班上的,或者曾经是。

紫薇木质纤细,传动性能好,故有如此奇特的现象。其实,我们多愁善感的心与紫薇是相同的,也是一样的触碰不得的。一叶梧桐,一瓣落花,一帧泛黄的旧照片,一张似曾相识的脸,一曲缠绵的歌,一句悱恻的诗,都会让我们心潮起伏,浮想联翩,感动良久,使我们不得不打开记忆的门窗,走回往日从前。

在跳动。一个相熟的经理对我说:“你要是早这样穿就好了,这才是真正的你啊!”原来,不管我如何“装老”,我的稚嫩和青涩都让人一览无余,人生阅历上的“老”,是无论如何也装不出来的啊!

年轻人想装老,是为了扮成熟,以获得更多“被看见”的机会;许多并不年轻的人,却陶醉于扮嫩,试图抓住一点青春的尾巴。君不见,屏幕上,41岁的女明星扮演15岁少女;生活中,一些女人已明显不年轻,却自称“小姐姐”,拼命把自己塞进公主裙,最爱听到的赞赏就是:“你和你儿子真像姐弟!”

不管是装老,还是扮嫩,归根结底是不能正视自己的年龄。固然,成熟让人向往,青春使人留恋,但若不能正视自己,在当下的年龄享受最好的自己,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和美丽?

父母心里有块绿地

□安徽淮南 武梅

同事小张买菜回来,抱怨市场上的蔬菜,看着嫩生生、鲜滴滴,却一点不好吃。

同事小胡听了,满脸幸福与自豪地接话:“市场上卖的蔬菜,怎么能好吃?我家吃的一直都是父母自己种的菜,那西红柿,沙沙的,汁水满满,酸酸甜甜,那才是西红柿的味道;冬天的萝卜,水灵灵的,又脆又甜,比水果都好吃。前几年,我们觉得父母年龄大了,想让他们把土地转给别人种,到城里来享福,他们就是不愿意来,只同意把粮田转让出去,菜园地无论如何也不丢,就是为了自己种菜给我们吃。”

小张接着说:“是呀,我妈在自家竹林里放养的鸡,什么饲料都不喂,鸡蛋从来不要,我们姊妹几个,哪次开车回家,都带很多。那鸡蛋比买的鸡蛋口感好太多。”

听了他们的对话,喜欢写诗的老邱诗意地感慨:“父母心里,永远有一块绿地留给孩子。那里种着父母对孩子无私的爱。”

老邱的话拨动了我的琴弦,思念的悲歌在心的琴弦上奏响。

那年,父亲突发疾病,先于母亲离世。临终前,父亲用仅存的力气,嘱咐我们如何为人处世,如何孝敬母亲;交代母亲要好好照顾自己,搞好身体,尽量不给孩子们添麻烦。末了,父亲还强撑着,用微弱的声音跟母亲说:“他娘呀,以后逢年过节,给孩子们做面圆子,只能你一个人锅底下一把,锅上头一把煲。我也不能帮你添菜、剁馅、团圆子了。你一个人慢慢地做,可不能因为没人帮你,嫌费事就偷懒不做呀,孩子们都好这一口,外面买的又不好吃。”父亲临

鸡头米

□江苏泰州 李晋

“宁做鸡头,不做凤尾”,这句俗语表示若在一流的人群中排不上号,不如在二流的人群中排个名次。提到此语,我会想到鸡头、鸡头米、凤尾鱼,能从中庸之语中想到食物,说明我是一个多么平庸的人。

但鸡头米的食物属性不算明显,我们这是不吃鸡头米的,八月半的时候,早市上会出现卖鸡头的农人,注意了,这并非禽类家鸡的头,而是一种生于池塘、湖沼中的植物芡实。鸡头两三元即可买到,人们买回去供月光菩萨,两三天后,失去供品作用的鸡头米被扔到河中,供过菩萨的东西,不作兴摆到垃圾场。

鸡头米藏在鸡头里,鸡头呈粉红色,椭圆形,周身布满繁多的黄绿色小刺,上头有仿如鸟喙的尖嘴。打开后,里面是红亮的米粒,和石榴的内部结构很相似。剥去米粒的红皮,里面就是象牙色的“内衣”,再里面,就是白色的鸡头米。人工剥鸡头米要套上“铜指甲”,剥时不能破坏鸡头米的“内衣”,穿“内衣”的鸡头米比“裸体”的鸡头米味道正。

上头一段话多半是我在苏州了解到的知识,苏州大概是最钟

情鸡头米的城市,我去过苏州十多次,至少有五六次是吃到鸡头米的,鸡头米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淡香,清香透彻却又难以捉摸,给人若即若离之感。弹跳在牙齿上的鸡头米非软非硬,糯中含韧,不会轻易地被口舌征服,而这种多样化的口感是极为美妙的。鸡头米在中秋前后上市,目前还未实现反季节种植,所以苏州一些饭店会大宗采购加水入冰柜冷冻起来,冰鲜得当的鸡头米,味道、香头亦如从前那般,就像安葬在虎丘的唐代名妓真娘,卖艺不卖身,始终能保住自己的贞洁。

我在苏州吃过鸡头米粥、鸡头米甜羹、鸡头米炒虾仁、鸡头米排骨汤,印象深刻的是吃过一道菜名中看不出食材的“荷塘月色”,是用鸡头米和菱角、莲子、藕片一起清炒的。素雅的“水仙”搭配一起,只取神似而非形似,水色、月光盘中俱全。

吃“荷塘月色”的那次饭局是师友陶文瑜安排的,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,所以很难忘记。现今我到了苏州,吃或不吃鸡头米,都会想到这位壮年早逝的师友,想起他言说的、却无缘品尝的其他美食。

可是,第三天上午,轮船快接近北海道的时候,夫妻俩又出现在贵妇人的卧舱里,什么话都没说就放声大哭。

结局很明了,他们又要回了小女儿。

这篇小说感人至深的原因,就是字里行间表现出的天下父母对孩子的浓浓爱心。

是啊,对于父母,孩子只有生活在他们的身边,住在自己心里的绿地里,他们才能放心。

紫薇花开

□江苏仪征 张玉明

紫薇花有紫、红、粉、白多种颜色,古人以为紫色最正宗,故称紫薇。

紫薇有很多别称。比如“百日红”就是其一。紫薇花期很长,能开三个多月,近百日。明代诗人薛蕙诗云:紫薇开最久,烂漫十旬期。一句十日,十旬就是一百天。其实,紫薇花期比百日更长。我住的小区有一株紫薇,每日上下班,从其旁经过。清楚记得,六月初放花,至十一月底,还未开尽。所以,宋人杨万里诗云:谁道花无百日红,紫薇长放半年花。

紫薇又名“光皮树”。树皮非常的光滑,用手去抚摸,很有细腻感,如同青春女子丰腴的肌肤。我们常用树皮来形容某些皮肤的粗糙,但这种树皮绝对不是紫薇的。唐人《酉阳杂俎》说:“紫薇,北人呼为猴

郎达树,谓其无皮,猿不能捷也。”树皆有皮,因其太光滑,竟以为其无皮,连猴子都不能攀援。

紫薇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别称,叫作“痒痒树”。这是在大学读书时,植物学教授讲的。记得有一回随教授去野外采集标本,教授将我们领到一棵陌生的树下,介绍说:“这是紫薇,属于千屈菜科,落叶小乔木,花瓣六片,紫色、淡红色或白色……”

这是我初识紫薇。我默默地记住教授的每一句话,记住紫薇的身世和生平。教授最后又说:“紫薇又名痒痒树,是因为只要轻轻地触碰它的茎叶,它就会长时间地震颤不已,仿佛音叉一般,又好像在有意避让,怕痒痒似的。”

教授亲自为我们做了示范。我们屏息凝神注意观察,紫薇果然如

装老与扮嫩

□广东广州 乔欢

儿子小凡上小学二年级,暑假到了,为了方便联系,他和另外两个同班好友建了一个微信群,群名赫然为“三大人”!

昨晚,当我看到他们的群名时,不禁笑出声来,这几个八岁多的小朋友,已经忙不迭地声明想当大人了,让我难免感慨不已。

其实早在三年前,我就发现这些小朋友想“装老”的秘密了。当时,我给小凡的iPad装了微信,并且为他申请了一个微信号,在微信取什么名这个问题上,我征询他的意见。

小凡竟然脱口而出:“就叫‘小凡哥’吧!”

这是我始料未及的,因为我准备建议他取个“小小凡”“小可爱”“宝贝凡”之类的名字,没想到他竟给自己取了一个这么成熟的称号。我问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,小凡略显腼腆地笑:“我想快点长大!”那

一年,他才五岁,正上幼儿园大班。仔细回想,其实我年少时又何尝没有装过老呢?

大学刚毕业那年,我才21岁,在那座中原古城,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星级涉外酒店当总经办文员。那时的我,总是嫌自己太年轻,不够成熟,我羡慕那些三十岁左右的经理,他们成熟稳重,深受高层器重。为了不让人看轻,虽然我没有被要求穿职业装,但我每天都穿着一丝不苟的深色西服套装,在服装和言行举止上把自己装扮得更“老”。即使如此,年轻的我也丝毫没有升迁的机会。

后来,我终于决定辞职,南下深圳寻求发展。办离职手续那一天,我穿上了纯白合身的T恤,搭配民族风的蓝色牛仔裙,这是我在同事眼中唯一不穿西装的一次,我看到同事们的眼中有不一样的光芒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7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